

这位潍坊画家为何火了一千多年？

五代时期山水画宗师李营丘画里画外事

□张漱耳

没落贵族易成才

李成，字咸熙，生于公元919年，卒于967年，仅有48周岁。其生年若以当时年号那可多了去了：为南吴天祐十六年、武义元年，后梁贞明五年、前蜀乾德元年、吴越贞明五年、闽贞明五年……不消再往下说都明白了，这是唐末五代的乱世，光皇帝就并存有十多个。

这个乱世，居然出了这么一位山水画牛人：他姓名被尊称“李营丘”。“营丘”，齐国国都也，春秋时由姜太公建立，治所在今潍坊市的昌乐县营丘镇，早先的名气大大超越北海和青州，李营丘如同大文学家孔融尊称“孔北海”、大书法家李邕尊称“李北海”，具有同样的荣耀。时凡作山水画，或者谈论山水画的人，都把李成列为“古今第一”。有流行语“开谈不言李营丘，说尽山水是枉然”。甚至那些最喜欢说三道四、吹毛求疵的人，也对他表示宾服，不敢直呼其名，而尊称“李营丘”。作为山水绘画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，后世将他与董源、范宽并称为“三家鼎峙，百代标程”，此后众多山水大家，如范宽、郭熙、王洵、许道宁、燕文贵等，与他有直接承传关系……

乱世之中且又英年早逝，还能成为“宗师”。充分说明，作画不同于其它能力，笔性与生俱来，具备天赋异禀乃决定因素，大师不大师也不用活到七老八十。

李成并非诞生寻常百姓家，他是唐宗室后裔。祖父李鼎为唐末国子监祭酒，掌着皇室吃喝拉撒玩，祭酒职别从四品，国子监的最高职别。后放苏州刺史。公元898年，苏州被攻击，吴越及南唐割据形成，这样的时代其实风险与机会并存，但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他不事二主，辞职携眷迁往营丘。李成父亲李瑜也是安分守己，居营丘时推脱不过，仅做过青州推官。

李成即生于斯长于斯。《图画见闻志》有云：“（成）祖、父皆以儒学吏事闻于时”。刘道醇《圣朝名画评》记载李成：“吾儒者，粗识去就，性爱山水，弄笔自适，岂能奔走豪士之门与工技同处哉。”即不能把李成同列为民间画工，他既是一位文人士大夫，又能做到画艺高超过人。仕途上只因祖父辈都不愿钻营谋利的儒生，在唐末天下大乱，北方有五代，南方有十国的乱世，李家沦为了前朝的一群没落贵族。

鲁迅说过，经小康沦入贫困可以看清人世真面目。又说过破落户子弟比暴发户子弟更有创造力。论看透世事，天下恐无人能比上鲁迅。照他的理论，正是不得志的生存环境，反而助力李成成为画界大师。余也略通绘事，见不少画家条件变优越、换了大房子后，好画也画不出来了。所以，与国画关系大非物质条件而是精神境界。

所有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文人墨客，都想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己任，没有这种追求也不行。李成中青年时代，虽然遭遇战乱，却一直在努力为科举，为入仕做准备，只是迟迟没有等来像先朝（唐代）那样以词章取士的时代。等

一千多年前的画家李成目前在潍坊很火。潍坊是中国画都，书画领域的标杆，生于此地的他堪称历史上最拿得出手的国画宗师，龙年潍坊初编美术史他居首位，近来更见相关长篇专题介绍。只是基本都说他的画，一个版一二幅，多达9幅。实际上，确认李成的真迹只有一幅，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《读碑窠石图》，赝品说太多恐也无益。他为什么一直火了一千多年？本文就谈谈李成画里画外的事儿。



青州李成纪念馆内的李成塑像。



李成、王晓《读碑窠石图》，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。

不及了，想依靠朋友。可他不是幸运之人，关键时刻还忒寸，终生未获施展平台。

公元959年春节后，李成结识后周枢密使王朴，这枢密使相当于宰相，广顺年间世宗柴荣担任镇宁节度使时，王朴就给他打工。柴荣即位后，王朴深受重用，累官至枢密使、检校太保。此人与柴荣相知相得，话语权的了！王朴了解李成后决定对柴荣保荐。但他在三月，奉旨要视察汴口。就对李成说，不用急，归朝报奏后，我打包票，你到枢密院上班。

4月25日，王朴回京先去拜访前任宰相李谷，当天拜访完即去面见柴荣，准备将包括保荐李成在内的诸事条陈。不料在与李谷交谈中，突然昏倒，猝然离世（猜测可能突发脑溢血），享年五十四岁。

这次是李成做官最近的一步，一坨狗屎在脚下就是没踩上。像是老天的有意安排，直接打击得他怀疑起了人生：罢了！富不过三代，李家注定报国无门了。

“铁粉”令他很不爽

王朴猝死，李成“郁郁不得志”，拒绝了仕途念头，一门心思寄情山水，同时也开始纵情于诗酒。日常生活虽然很不堪，但是画画自此以后，进入了自娱自乐状态。再也无须趋炎附势，按捺住性子为任何人作画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

《宣和画谱》记载了下面一件事：权贵孙四皓，擅书法，好蓄画，尤其酷爱李成山水，就致信李成，邀其来京，给他和有头有脸的人物画画。

李成接信后非常不爽，心想：我又不是官场人士，凭什么由你呼来唤去，还指定给这给那画，去你妈的吧！把信一团弄扔到了地上。

孙四皓只好通过重金贿赂李成的同乡、朋友，以及在京的一些官员等，千方百计，搜寻到了很多李成的画。

后来李成到京城赶考，孙四皓

“卑辞、厚礼，复招之”，再邀李成到他家中作画。李成猜测他可能是真没有自己的画，带着准备画一张的打算去孙家。孙四皓没吃透李成心态，迎客进门，首先引导李成到客厅、到书房、到卧室看满壁李成的画作，边走边得意地诉说这些画的来之不易，满以为画家产生这样的看法：他有多么喜欢自己的画啊。这倒情真。大宋后来大兴画院，街头画家高益就是他向宋太宗推荐的画院待诏。惜李成生不逢时，倘晚生几十年，孙四皓一准会把这位大师级画家荐到宫廷画院。

李成跟着孙四皓转完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一回到客厅，便提出告辞。孙四皓错愕了：“这是……”李成说了一句：“你这不是有我的画了吗？怎么还要我画？是拿我的画送人买好？”

孙四皓一脸尴尬：“我是特喜欢你的画，多多益善嘛！再说送人，也没什么不妥吧？你说什么也得留下墨宝！”

李成为难地说：“今天实在画不了。”

孙四皓答：“你随便画张。”

李成勃然大怒：“这能随便吗？说实话，没来之前，我还真有兴致打算画一张，那是认为你可能没有我的画。看了这左一张李成，右一张李成，我感到厌恶！你喜爱画，却不懂画画的人！”

他越说越来气，站起身，大声说道：“不用再说了，就此别过，祝你愉快，再见！”一甩袖子，扬长而去。

由于平时做到了没有兴致从不勉强作画，李成的作品件件精到，充满了才气。才气就来自个人的倔强与愤怒！从而有159幅大作收录进官史性质的《宣和画谱》。这在绘画达到中国历史巅峰的宋朝，多么不可思议！

画以境界论高下

李成一生未曾出仕，然秉承家学，幼好文学，胸富文墨，磊落有大

志。《宋史》称，“性町达嗜酒喜吟许善琴弈”。《圣朝名画评》称道，“学不为人，自娱而已”。这都是他高超画艺的基础。要知道，画外功夫下得少，文艺修养就差，文思就贫乏，也就直接影响到创作境界。

传李成作画时，无论何种题材，都是袖手于前，疾书于后，即发自肺腑而非无病呻吟。他笔下的山水，多取材今山东青州、临朐、临淄以南，还有蒙山、鲁山一带风景，画面多为郊野平远宽阔之景，画法简洁洗练，气象萧森疏旷，影响了整个北宋的主流画风。

以如图《读碑窠石图》为例。该画作绢本（双拼），高126.3厘米、宽104.9厘米。是李成与王晓合作，王晓画人骑，李成补景。证据是在画中碑侧写有“王晓人物李成树石”小字。此图表现的是，一位骑驴的过客，头戴斗笠来到高大耸立的龟座龙颜石碑前，仰观碑上的刻字，牵驴（亦像骡）童子持杖侍立。李成把人物行为处理为荒郊野外读碑，可谓意味深长。本来只看人骑，是可以画成驻足观看很多东西的，比如古木啊，瀑布、亭子啊，或是名人刻石之类，但他补画石碑，大大出人意料。

这一下子就将画的基调定住了。石碑立于何处？除了名胜纪念地，多是古人的乱坟岗子。当王晓把可以有多种变通的人骑画完，请李成补景时，李成看来境由心生，马上把人物行为置身于此。所以，主题营造读墓碑，绝不是给人悦目欣赏的，完全是一种只顾及自我的创作心态。画以境界论高下，而境界源于内心。李成通过肃穆而立的古碑、荒寒凄迷的乱石岗子、苍劲奇曲的萧萧枯木、气象萧疏的冥冥旷野，展现了他多么悲凉的内心世界！

在李成所有现存于世的五六张作品中，存疑很多，只有这幅最富深刻内涵，为确切的李成真迹。观之可使人对悠悠岁月产生感慨。胸中如果不郁积悲愤，不愤世嫉俗、高傲孤寂，怎么能画出这样

的画！

艺术这个东西很怪，锦衣玉食，顺风顺水，往往造就酒囊饭袋；越是心思愁苦，越能去为自己的不幸创造不朽篇章。

技法上，窠石以云头皴为主，树木用“蟹爪”。树干曲折多节，枝丫枯瘦尖利，坚硬虬屈。此画树法为宋代大家许道宁、郭熙、王洵等所继承，但清劲旷远的风格没人能学去，为其独有。

后世甘做门下客

当年李成与后周枢密院失之交臂，很不幸成为官场失意者。转年后周又被宋王朝取代。可他完全没有看破，也没放下，仅是感叹自己运气糟糕，结果借诗酒消愁贪杯，糟蹋了身子，没有熬到画家们即将到来的春天。北宋初年，李成朋友卫融担任陈州（今周口市淮阳县）知州，派人来到青州函请李成前去做幕僚。始终在渴望有机会施展政治抱负的李成非常高兴，携家驱马，带老少迁移陈州。其时他已患了酒依赖，在陈州的日子里，“日以酣饮为事”，于967年“醉死于客舍”，年仅49岁。

李成命短福浅，但没有阻碍他是五代宋初最著名、最优秀的山水画宗师。今天，已经数不尽后期多少耀眼的星辰与这个李成交相辉映。范宽、郭熙、王洵、许道宁、燕文贵……你可以一直数到当代，并且仍然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。尽管在笔墨上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，却也不能算另起炉灶。他们深深根植于传统，在创新中尊重李成，强化作品的民族性，最终成为潍坊某一阶段山水画种的领军人物。

不说全国，只说李成故里，代表人物就有李雄、翟院深、燕肃和李永。他们不仅传承了画风，还有风骨。

李雄擅画气魄雄伟的寻丈巨幅，他性格倔强，当时的皇帝赵光义却令他画纸扇。他回绝道：“臣喜好画巨幅，画不了这些小玩意儿，你另选人画吧。”皇上大怒，要将他斩首，他昂然不惧，经别人讲清，减为坐牢。

翟院深，“北海人”。“年少时为本郡伶人”，穿越到今天，得算是市政府下属剧团里打鼓的乐工吧。《宣和画谱》《圣朝名画评》《图画见闻志》都记载着下面这样一个事情。

潍州“郡守宴会”（即知州招待所宴请同行），请来乐团助兴，众官正听得入迷之时，鼓点突然大乱。知州恼火，遂向掌鼓手兴师问罪。掌鼓手就是翟院深。翟一本正经地说，小人喜欢作画，方才忽见天上“浮云在空，宛若奇峰绝壁”，深深被吸引，忘了节奏。

“这小子是瞎说吧？”知州听后半信半疑，他也一本正经下令：“那样，散席后，你把你今天看到的天空画出来，给我看看，到底会不会也让我忘掉点什么。”

恭敬不如从命。次日，掌鼓手呈上画作。知州一看，“甚异之”。说：“是挺能吸引眼球。有这本事，还打什么鼓啊，留在府里画画吧。”他和李成一样，是不分场合只顾性情之人，这才是大画家必备的气质。